



Angela Marsons

SILENT
SCREAM

无 声 尖 叫

[英] 安杰拉·马森斯 ANGELA MARSONS 著

叶家晋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CS

博集天卷

无声尖叫

Angela Marsons

**SILENT
SCREAM**

「英」安杰拉·马森斯
—— 著
叶家晋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尖叫 / (英) 安杰拉·马森斯
(Angela Marsons) 著; 叶家晋译. —长沙: 湖南文艺
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Silent Scream
ISBN 978-7-5404-8498-9

I. ①无… II. ①安…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9377 号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8-127

SILENT SCREAM BY ANGELA MARSONS

Copyright: © 2015 BY ANGELA MARSON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RELLA BELLI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 畅销·外国文学

WUSHENG JIANJIAO

无声尖叫

作者: [英] 安杰拉·马森斯

译者: 叶家晋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吴文娟

策划编辑: 许韩茹

特约编辑: 李甜甜

版权支持: 姚珊珊 文赛峰

营销支持: 李天语

封面设计: 梁秋晨

版式设计: 李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75mm × 1270mm 1/32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498-9

定 价: 45.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谨以此书献给朱莉·福里斯特。

她从未对我的梦想抱有一丝怀疑，也从不允许我放弃梦想。

Prologue

序章

罗利雷日斯，黑乡^① 2004年

五个身影围着一个刚堆出的土堆，站成五边形。只有他们知道，这个土堆其实是一个坟冢。

挖开掩埋在冰雪下面的冻土，和雕刻石头一样累人，但他们轮番出力。一个都没有少。

要挖出能容纳一个成年人的洞，得花不少工夫。

铁铲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的手。有人犹豫，有人试探。其余的人则稍稍坚定些。没人抗拒，没人说话。

这五个人都知道，他们夺走的是一个无辜的生命，但他们已共同立下一份誓言。他们会埋葬这个秘密。

五个人朝洞口弯下腰，想象着泥土底下的尸体；那尸体

① 位于英格兰中部西米德兰兹郡的工业区，无明确边界，大致包括伍尔弗汉普顿市、沃尔索尔市、后文提到的达德利市和罗利雷日斯所在的桑德韦尔市。

的脸上应是覆着刚结的冰霜，微光闪烁。

第一片雪花落在坟顶，一行人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冷战。

五个身影四散离开了，足迹印在松脆的初雪地上，形成了一颗五角星。

埋好了。

特雷莎·怀亚特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将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她关掉电视，屋子陷入沉寂。以往每晚，当她放松心情，沉沉进入梦乡时，屋子里亦是一片寂静。但今晚的寂静和往常不同。

她不知道自己期待在深夜新闻上看到什么。那则公告早已在当地的晚间新闻节目中发布。或许她想看到的是一个奇迹，就像在最后一刻被判处缓刑。

自两年前的第一份申请发出后，她便觉得自己像死刑名单上的囚犯。守卫会时不时把她带上死刑电椅，但最后，命运总会把她安全送回牢房。可这一次，最终的判决已经出来了。特雷莎知道，再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也再没有延期了。

她想知道，其他几个人有没有看到这条新闻。他们的感受和她的一样吗？是否会暗自承认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寻求自保，而非悔恨自责？

倘若她再好心一点点，那她的自我担忧之下或许还埋藏着一星半点的良知。可惜情况并非如此。

倘若没有按照计划行事，她早就身败名裂了。人们提起特雷莎·怀亚特这个名字时，心里将充满厌恶，而非她现在所享有的尊敬。她这么告诉自己。

特雷莎毫不怀疑，那些指控若浮出水面，社会必将严肃对待。消息的来源虽非正当，却可以信任。但那些指控已经被永远掩埋了——对于这件事，她从不后悔。

但在离开克雷斯特伍德的这些年中，当她偶尔在路上见到相似的步伐、相似的发色或者相似的歪着头的样子时，她的胃总会猛然抽紧。

特雷莎站了起来，想要甩开这笼罩着她的阴郁情绪。她缓步走进厨房，将盘子和酒杯放进洗碗机。

没有狗要放出去，没有猫要放进来。只是对门门做睡前的最后一次安全检查而已。

安全检查真的有用吗？——这个想法再次向她袭来。过去的事情终究无法改变。她把这种想法驱散。没有什么好怕的。他们曾共同立誓，而如今，这个誓言已经被守护整整十年了。只有他们五个人知道真相。

她知道她太过紧张了，所以没办法渐入梦乡。但明早七点她有个员工会议要开，她不能迟到。

她走进浴室，开始往浴缸里放水，还在水里加了足量的薰衣草泡泡浴露。香气瞬间弥漫了整间浴室。长时间的浸泡，加上早些时候的那杯红酒，应该能引来睡意了。

踏进浴缸时，她已将浴袍和绸缎睡衣叠得整整齐齐，摆在洗衣筐里。

她闭上眼睛，任由热水将她环抱，尽情享受这一刻。焦虑退去，她轻轻一笑。是她太过敏感了。

特雷莎觉得，她的人生被分作两段。第一段是“37 B.C.^①”，她称之为“先克雷斯特伍德时期”。那些年很是精彩。她孑然一身，雄心勃勃，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只听从内心，不用向任何人交代。

① 原意为“公元前”(Before Christ)，这里指“克雷斯特伍德之前”(Before Crestwood)。

但后来的日子就大不一样了。恐惧如影随形，支配着她的一举一动，干预着她的每个抉择。

她记得曾读到过一句话，说良心不过是对被捉住的恐惧。特雷莎坦然承认，对她来说确实如此。

但他们的秘密是安全的。而且必须是安全的。

就在这时，骤然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这声音离她不远，就在厨房门口。

特雷莎一动不动地躺在浴缸里，耳朵留意着有没有别的动静。这声音并不会引起其他任何人的警觉。离她最近的房子是二百英尺外的一栋独立住宅，与她的房子之间还隔着块二十五英尺高的莱兰柏树篱。

屋内的沉寂在她周围越发厚重起来。巨响后的宁静充满了危险的味道。

或许只是某种毫无目的的破坏行径。又或许只是圣约瑟夫学校的几个学生弄到了她的住址，跑来恶作剧而已。她向上帝祈祷，事情就是那么简单。

血液在她的血管内轰响，猛地涌上她的太阳穴。她咽了一口唾沫，试图摆脱耳鸣。

她察觉到了入侵者的存在，身体开始有所反应。她坐起身来，浴缸里的水晃动着，哗啦哗啦拍打着浴缸内壁。她的手在瓷砖上滑了一下，右半边身子又跌入水中。

楼梯底部传来的声音击碎了特雷莎对单纯的破坏行为的最后一丝希望。

特雷莎知道她时间不多了。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她身上的肌肉会对迫在眉睫的威胁做出反应，但在这个世界里，她的身体完全无法动弹，大脑一片空白。

她听着楼梯嘎吱嘎吱的声音，闭上双眼，让自己的身体平静下来。当最终面对纠缠自己多时的恐惧，她竟感到一丝解脱。

她感觉到了从门外渗入浴室的寒气，于是睁开了眼睛。

来者如影子一般，一身黑色，看不出任何特点。黑色羊绒上衣搭配便装裤，外面罩着一件大衣。毛线织的巴拉克拉瓦头套罩住了整张脸。但为什么是我？特雷莎在脑海中咆哮。她不是最弱的那一环。

她摇摇头。“我什么都没说。”声音小到几乎听不到。她的身体已做好了死亡的准备，感官开始陆续停滞。

入侵者朝她走了两步。特雷莎找寻着蛛丝马迹，却完全找不到有关黑衣人身份的线索。这个人只可能是四个人中的一个。

特雷莎感到身体已经不听使唤，尿液从她两股间流入泛着香气的水中。

“我保证……我没有……”

她试着坐起来，声音又弱了下去。浴缸因泡泡浴露而变得很滑。

她思考着该如何乞求饶命，呼吸声越发短促。不，她不想死。还没到时候。她还没准备好。她还有很多想去做的事情。

一幅画面猛然浮现在她眼前：她的肺泡灌满了水，像派对上的气球。

她终于发出了声音，伸出双手哀求。“求你了……求你了……不要……我不想死……”

黑衣人俯下身，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各按住特雷莎一只乳房。她感到了将她按入水底的压力，挣扎着想坐起来。她必须解释一番，但那双手的力道越来越大。她再次抵抗，想摆脱这个无从施力的姿势坐起来，但已经没希望了。重力和那人的蛮力使她根本无法反抗。

水漫上她脸颊时，她张开嘴巴，唇间发出一声呜咽，做了最后的挣扎：“我发誓……”

特雷莎的话被打断了，她望着气泡从鼻孔中冒出，浮上水面，头发在脸旁飘动。

那人的轮廓在水面的另一边闪着微光。

特雷莎的身体开始对缺氧做出反应，她努力压制着体内滋长的恐惧。她的手臂胡乱挥舞着，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暂时松开了她的胸骨。她终于把头露出水面，距离更近地窥视那对冷漠而锋利的眼。她认出了眼前的人，却也耗尽了最后一口气。

攻击者困惑了几秒，旋即恢复了原来的动作——两只手将她疾速摁到水底。

意识消失之际，特雷莎仍旧满心的不可思议。

她这才意识到，她的同谋者们根本无法想象，他们应该害怕的是谁。

第二章

金·斯通绕过川崎忍者^①，调了调 iPod 的音量。维瓦尔第《夏》协奏曲中银铃般的音符在扬声器中跃动，音乐演奏到了题为“暴风雨”的终章：这是她最喜爱的乐章。

她把套筒扳手放到工作台上，拿一块零头抹布擦了擦手。她盯着那台花了七个月时间修理的凯旋雷鸟^②，思忖着为什么今晚这台摩托车没能让她提起兴致。

她扫了一眼手表，差不多晚上十一点了。这会儿，团队里的其他人应该正摇摇晃晃地走出那家叫“大狗”的酒吧。尽管她并不碰酒精饮料，但当她觉得值得庆祝一下时，她也会陪她的团队一起过去。

她又拿起套筒扳手，跪到放在凯旋雷鸟一旁的护膝板上。

对她来说，今夜并不值得庆祝。

她把手伸进车身内部，摸索到了曲轴后端，紧接着，劳拉·耶茨惊恐的脸庞在她面前闪过。她把扳手头固定在螺母上，然后来回转动扳手。

三起强奸案的有罪判决成立，够特伦斯·亨特在监狱蹲上很久了。

① 川崎品牌的运动型摩托车。

② 英国摩托车品牌凯旋 1949 年至 1966 年之间生产的摩托车款式。

“但还不够久。”金对自己说道。

因为还有第四位受害者。

她又转了转扳手，可有一颗螺母就是拧不紧。她已经装好了轴承、链轮、紧固垫圈和转子。这颗螺母是最后一个零件，但这颗该死的东西就是不肯在紧固垫圈上固定好。

金默然盯着这颗螺母，幻想着螺母自己拧紧，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她把全身怒气集中在扳手臂上，用尽力气狠狠一扳。螺纹开裂，螺母空悠悠地转动。

“该死的东西。”她吼了一声，甩手将扳手扔到了车库另一边。

劳拉·耶茨站在证人席上，一边颤抖，一边描述她所遭受的折磨：被人拖到教堂后面，遭受长达两个半小时连续不断的残忍性侵。他们也曾亲眼看见她连坐下都是多么困难。那时，事情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这个十九岁的女孩坐在旁听席上，听着法官一项项宣读有罪裁定。读到她的案子时，那两个字的判决永远改变了她的人生。

无罪。

为什么？因为这个女孩在事发前喝了些酒，所以她从后背缝到前胸的十一针、断裂的肋骨和淤青的眼周都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就因为喝了些该死的酒，所以她被强奸肯定是她自找的。

金察觉到自己的双手正因愤怒而颤抖。

她的团队认为，四项罪名中有三项成立，已经算是不错的结果了。这的确不坏。但对金来说，这样的结果远不够好。

她俯下身子，检查刚刚那一下蛮力对轮胎的损毁程度。她花了差不多六个星期才把那些该死的螺丝全部找齐。

她小心翼翼地将套筒头的位置摆好，再一次用拇指和食指旋紧扳手。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她扔下螺丝，一跃而起。这么晚的电话

从来不会带来好消息。

“我是侦缉督察斯通。”

“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长官。”

果然。还能是什么消息呢？

“具体位置？”

“斯陶尔布里奇^①，哈格利路。”

她知道这块地方，就在这一区与西麦西亚区的交界处。

“您需要我通知布赖恩特警长吗，长官？”

金一阵尴尬。她恨“夫人”^②这个称呼。她才三十四岁，还没打算那么早被唤作“夫人”。

金能想象出她的同事们跌跌撞撞地钻进“大狗”外的某辆出租车的场景。

“不用了，今晚我自己来就好。”说完她挂了电话。

她关掉 iPod，顿了两秒钟。她知道自己必须忘记劳拉·耶茨充满谴责的眼神，不论那是真的，还是她想象出来的，她都感受到了。而她无法摆脱那种感觉。

她将永远记得，她所相信的正义没能保护到它本应保护的人。金曾让劳拉·耶茨相信她以及她所代表的体制，可最后，她和她的体制一同辜负了劳拉·耶茨的期望。这个想法至今挥之不去。

① 达德利市的一个镇。

② 在英语中，女性高级警官的称呼 Marm 亦有“夫人”的意思。

接到电话后的四分钟，金已经发动好她那辆车龄十年的高尔夫 GTI。只有在路面结冰或者发动川崎忍者的咆哮声会构成反社会行为时，她才会选择开这台车。

她已换下那条沾满油脂和灰尘的破牛仔裤，取而代之的是一条黑色帆布长裤，上身穿着一件纯白 T 恤，脚上套了一双四分之一英寸的高跟黑色长靴。她的黑色短发需要一点点打理。她以手指梳理，之后便准备好了出发。

反正，她的客户已经无法再关心这些细节了。

她驾车迂回穿行，开到马路末端。身下的这辆车开起来有些不顺手。尽管车很小，金也不得不在停车场间小心穿行。重重包围着她的金属显得累赘而笨重。

离目标地点还有一英里时，一股烧焦的气味从驾驶室通风口钻了进来。车开得越近，气味越重。到还剩半英里时，她便见到一股烟柱缓缓升起，飘向科兰特山上方。车开到距离目的地还有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时，金意识到，她正奔着这股烟柱的方向开去。

西米德兰兹警察厅管辖着两百六十万户居民，规模仅次于伦敦警

察厅。^①

黑乡坐落在伯明翰西北部，在维多利亚时期，它成为全国工业最密集的区域。这块区域的露头煤曾将这里大片土地染成了黑色，“黑乡”由此得名。这里的铁矿石和煤炭层厚达三十英尺，在全大不列颠首屈一指。

如今，黑乡是全国失业率排在第三的城市。轻微犯罪以及反社会行为的迹象日趋增多。

犯罪现场在连接斯陶尔布里奇和哈格利的主干道旁，这一片并非犯罪高发区。离主干道最近的房子均是新装修的双前门住宅，有闪亮的白色罗马柱及黑色铅框窗户。再往前走，房子间隔得越来越远，风格也越来越老旧。

金把车开到警戒带旁，停在两辆消防车中间。她一句话都没说，朝守卫亮了亮自己的身份证件。守卫点了点头，提起警戒带，让金从底下过去。

“发生了什么事？”金朝她见到的第一个消防员问。

他指着房子旁边第一棵针叶树的残躯说：“起火点在那儿，我们赶到的时候，大火已经波及了大部分的树。”

金注意到形成房子地界线的十三棵树中，只有离房子最近的两棵树毫发无伤。

“尸体是你发现的吗？”

他指向地上坐着的一位消防员，那人正在和一位警员说话。“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跑出去看火灾引起的骚动，只有这幢房子一片漆黑。邻居确认那辆路虎揽胜是她的，她一个人住在这幢房子里。”

^① 此处指西米德兰兹区，与伦敦警察厅负责的大伦敦地区同为英国英格兰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西米德兰兹郡隶属于西米德兰兹区。

金点了点头，朝坐在地上的那位消防员走去。他面色苍白，右手微微颤抖。不论受过何种训练，发现一具尸体绝不会是件愉快的事情。

“你碰过任何一样东西吗？”她问。

他思索了几秒，接着摇了摇头，说：“浴室门开着，但我没走进去。”

金在前门停下来，把手伸进左边的纸盒里，拿出两块蓝色的塑料鞋套套在脚上。

金一步两级台阶地跨上楼梯，走进浴室。她一进门就看到了病理学家基茨。他身材矮小，头顶光秃秃的，唇上蓄着小胡子，下巴底也留着一撮。八年前，他曾有幸带她进行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验尸。

“嘿，探长，”他说，眼睛在她四周打量，“布赖恩特呢？”

“天哪，我们两个又不是连体人。”

“话是这么说，不过你俩就像那道中国菜，糖醋排骨……没了布赖恩特，你就只剩下酸劲了……”

“基茨，你觉得晚上这个时候，我有多少心情跟你开玩笑？”

“说真的，我还真没看出来你什么时候有过幽默感。”

噢，她多么想反击。如果她想，她可以笑话他黑色长裤上的褶痕不够直，或者他的衣领有轻微磨损。她甚至会提到他大衣背后有一小块血渍。

但眼下，一具裸尸正躺在他们中间，她需要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

金缓缓靠近浴缸，她走得很小心，避免被他们两个白衣人蹚得到处都是的水给滑倒。

这具女尸半身浸在水中，双目圆睁，染过的金发在水里漂荡，围住了她的面部。

尸体呈漂浮状，乳头因而露出水面。